

漢書門			
五〇一	二二五	四〇一	三〇二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〇一	二二五	四〇一	三〇二
類	號	冊	架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5	
冊數	30 (26)		
函號	279	51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揚雄傳上第五十七上

前漢書八

揚雄

師古曰自長楊賦以後分為下卷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

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師古曰采官也以因氏焉不知

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揚在河汾之間應劭曰揚

縣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

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晉灼曰漢名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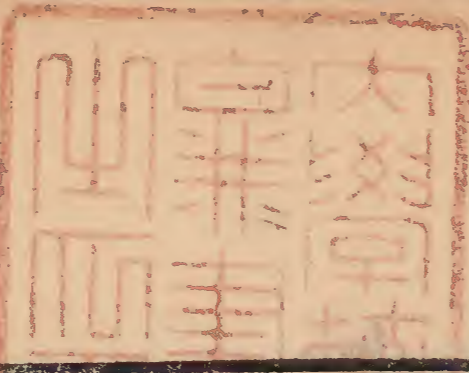
晉大夫食采於揚為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無揚侯

有揚侯則非六卿所偪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

譜謀蓋為疎謬范中行不與知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

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溯江上處巴江州李奇曰江州

縣名也巴郡



也所治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

處崕山之陽曰郛師古曰崕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有田

一壘有宅一區音灼曰周禮上地世世以農桑為業自

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師古曰蜀諸

雄族故言雄無宅揚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

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口吃不能

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師古曰湛清靜亡為少者欲師

日者讀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

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

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

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

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

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

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應劭曰易曰龍蛇之蟄

安步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

而反之自崕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

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

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

中之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有周

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

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

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揚故云始祖於汾隅也媽音於連反靈宗初謀伯僑兮

流于末之揚侯應劭曰謀譜也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叙也淑周楚之豐烈

兮超既離亭皇波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因江潭而

注記兮欽弔楚之湘纍蘇林曰潭水邊也鄧展曰注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

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也師古曰記書記也謂弔文也言因江水之邊而投書記以往弔也欽

敬也潭音尋注音于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

放反纍音力追反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

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易曰天地閉賢人

隱辟讀紛纍以其渙忍兮暗纍以其續紛應劭曰渙忍

曰續紛交雜也渙音吐典反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

忍音乃典反續音匹人反

于周正晉灼曰十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

十一月也蘇林曰言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

已以此時弔屈原也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

也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宇我為原以法地也晉灼

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也師古曰應晉二說皆

非也自漢十世以下四句不道屈原也此乃雄自論已

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圖纍承被洪族兮又覽纍之

圖纍以下方論屈原云也昌辭師古曰圖案其本系之圖書

也洪大也覽省視也昌美也帶鉤矩而佩衡兮履

欖槍以為綦應劭曰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鄧展曰欖

佩帶方平之行而蹈惡人跡以致放退也師古曰素初

綦履下飾也欖音初咸反槍音初行反綦音其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齷

應劭曰貯積也肆放也齷遠游乘龍之言也質齷者恨世不用已而自沈也師古

曰麗服謂扈江離與辟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是也齷

康熙三十九年刊

前漢傳五十一

三

音 資 娥 娃 之 珍 鬢 兮 鬻 九 戎 而 索 賴 孟康曰娥間娥也 娃吳姓也鬢髮也

賴得也九戎被髮鬢雖珍好無所用也師古曰娥娃皆 美女也賴利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資美女之鬢

賣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娥音 子踰反娃音烏佳反鬢音徒計反 鳳皇翔於蓬階兮

豈駕鵝之能捷 應劭曰蓬階蓬萊之階在海中晉灼曰 捷及也師古曰駕鵝鳥名也解在司馬

相如傳 騁驊騮以曲韃兮驢騾連蹇而齊足 師古曰驪 騮音加

也其色如華而赤也言使駿馬馳驚於屈曲艱阻之 中則與驢騾齊足也驪音華連音力展反韃古艱字 枳

棘之榛榛兮暖豸擬而不敢下 師古曰榛榛梗穢貌也 暖善攀暖豸似猴印鼻

而長尾擬疑也榛音臻 又上臻反豸音弋授反 靈脩旣信椒蘭之嗳佞兮吾纍

忽焉而不蚤睹 服虔曰靈脩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令尹 子椒子蘭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嗳佞

諧言也 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 應劭曰衿音 唼音妾

莫聞兮固不如篔簹而幽之離房 師古曰篔簹疊衣也離 房別房也篔音壁 閨

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 應劭曰衆士競善猶女競 容也師古曰淖約善容止

也相態以麗佳言競為佳 麗之態以相傾也淖音綽 知衆媼之嫉如今何必颺纍

之蛾眉 晉灼曰離騷云衆女嫉余之蛾眉師古曰媼美 貌也颺古揚字也蛾眉形若蠶蛾眉也此亦譏

屈原目舉蛾眉令衆嫉之 媼音胡故反眉古眉字 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

將舉亾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 晉灼曰龍埃 風雲而後升

上須明君而後進國無道則愚誰知其所邪師古曰懿 美也埃待也龍以潛居待雲為美以譏屈原不能隱德

自取禍也 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

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 晉灼曰雄愍屈原光香奄先秋 遇凋生亦不辰也張晏曰慶辭

也師古曰燁燁光盛苓香草名音零慶讀與羌同頤古悴字

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虯重華應劭曰舜葬蒼梧在

江湘之南屈原欲啓質聖人陳已情要也師古曰汎往也走趣也重華舜名也注音于放反走音奏潭音尋畏

音竹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張晏曰舜聖仲反

全身資於事父以事君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

見許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陵乘也言屈原襲陽侯之非而欲折中求舜未

必獨見然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

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應劭曰精細靡屑也瓊王之華也晉灼曰離騷云精瓊靡以為

精兮予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

其將暮師古曰此又譏屈原云瓊靡秋菊將以延年噲

噉忽迫喜於未暮何乃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

自投汨羅言行相反

馳應劭曰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晉灼曰離騷云總余轡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車轡於扶

桑以留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以喻君鸞鳳騰而不屬

而反離朝自沈解轡縱君使遂奔馳也鸞鳳騰而不屬

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應劭曰楚辭云鸞鳳為余先戒兮後飛廉使奔屬雲師告余以未具

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鸞鳳俊鳥也晉灼曰縱其轡

使之奔馳鸞鳳迅飛亦無所及非獨飛廉雲師言莊嚴

未具使君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

不適道也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

菌桂師古曰離騷云貫薜荔之落藥

雜申椒與菌桂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為自投江

漚而喪此芳乎棍大束也漚漬也今漚麻也棍音下本

反漚音一構反費椒稱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

稱以椒香米饌也離騷云懷椒稱而要之晉灼曰離騷

云索瓊茅以筵筭師古曰索求也瓊茅靈草也筵筭折

竹所用卜也稱音所又音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

康熙三十九年刊

行莫尊五十二

五

江臯

晉灼曰靈氛古之善占者離騷曰欲從靈氛之吉

為費椒糈而勤瓊茅也湛讀日沈江臯江水邊之游地也繫既丞夫傳說兮奚不信

而遂行晉灼曰丞慕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不信其所行自見困而遂去徒恐鸛鵲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

師古曰離騷云鸛鵲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不芳雄言終以自沈何惜芳草而憂鸛鵲也鵲鳩字也鸛鵲鳥一

各買銳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皆歇鸛音大系反揚音桂鸛字或作鵲亦音題鳩又音決

銳音詭初纍棄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師古曰離騷云吾命豐隆

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又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此又譏其執心不定也處妃古神女有娥女即

簡狄也處讀曰伏扞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

所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扞使也耦合也扞音

反普耕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以穆流覽四荒而顧懷

兮奚必云女彼高丘蘇林曰離騷云登閭風而緜馬忽反顧以流涕哀高丘之無女女以

喻士高丘謂楚也師古曰離騷又云揚雲蜺之晻藹閭風在昆侖山上故云望昆侖也旖旎雲貌也穆流猶周

流也女化也何必要仕於楚也旖音於綺反旻鸞車之反旻音女綺反穆音居蚪反女音尼據反

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晉灼曰離騷云駕八龍之琬琰今載雲旗之委蛇師古曰

言既無鸞車則不得云駕八龍也幽藹猶晻藹也蛇音移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

招與九歌晉灼曰離騷云學茹蕙以掩涕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師古曰此又見其哀樂不相副也招

讀曰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

兮吾恐靈脩之不纍改師古曰離騷云增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增重也雄言

自古聖哲皆有不遇屈原雖自歎於邑而楚王終不改寤也於邑短氣也於音烏邑音烏合反於邑亦讀如本

康熙三十九年刊

行楚傳五十一

六

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

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音芳非

反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

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遲遲

系戀意在舊都裴回反覆屈原何獨不懷鄢郢而赴江湘也濤大波也瀨急流也濤音大高反

溷漁父

之舖歎兮潔沐浴之振衣

師古曰漁父云何不舖其糟而歎其醜屈原以為溷濁不

肯從之乃云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也

弃由聃之所珍兮躋彭咸之所

遺師古曰由許由也聃老聃也二人守道不為時俗所汗然保己全身無殘辱之醜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慕由聃高蹤而遵彭咸遺蹟躋路也音之亦反孝成帝時客有

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

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正月從上甘泉

還奏甘泉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

立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師古曰

雍聚也明號謂總三皇五帝之號而稱皇帝也雍讀曰擁同符三皇錄功五帝郵胤

錫羨拓迹開統應劭曰郵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脩祠泰畤

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師古曰羨音弋戰反拓音託於是廼命羣僚歷吉

日協靈辰師古曰歷選吉日而合善辰也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陳象天之行也

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云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太陰

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紫宮外營陳星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魑而扶獠

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木石之怪曰夔夔神如龍有角人面魑耗鬼也

猶在亦惡鬼也今昔梢而去之師古曰堪輿張說是也屬委也以壁壘委之梢擊也扶笞也梢音山交反魑音

虛屬音之欲反扶音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鑠而軍裝

丑乙反獠音揆聿反

康熙三十九年刊

師古曰自招搖至猶在凡八神也殷麟盛貌也軍裝為軍戎之飾裝也麟音來忍反

蚩尤之倫帶

干將而乘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秘也晉灼曰

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也

齊總總搏搏其相膠師古曰葺音人蒙反秘柄也音秘

葛兮焱駭雲訊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師古曰總總搏搏聚貌也膠葛猶言

膠加也訊亦奮訊也搏音子

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本反訊音信攘音人羊反

虎參差魚頡而鳥跖師古曰柴虎參差不齊貌也頡跖

初林反頡音胡結

反跖音胡剛反

翁赫芻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爛粲

以成章師古曰翁赫芻霍開合之貌也霧地氣發也蒙

其分布而光明

於是乘輿迺登夫鳳凰兮翳華芝師古曰鳳

凰者車以鳳凰為飾也

翳蔽也以華芝為蔽也

駟蒼螭兮六素蚪師古曰四六

駟或六也螭似龍一名

夔略蕤綏灑序慘纒師古曰夔

地螭蚪即龍之無角者

灑灑也灑序慘纒車飾貌也

夔音於鏤反

帥余陰閉雪

然陽關晉灼曰帥聚也雪散也師古曰騰清霄而軼浮景

兮夫何旃旒邽偈之旖旎也師古曰騰升也霄曰旁氣

也軼過也畫鳥隼曰旃龜

蛇曰旃邽偈竿杠之狀也旖旎旒旒之形也邽音吉又音質偈音居傑反旖音猗旎音女倚反

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師古曰如星之流如

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師古曰敦讀曰屯

聲駢隱以

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師古曰馭然疾意也駢

高衍之崿嶮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曰衍無崖岸也紆

躡嶮音疎如淳曰崿嶮上下眾

多貌師古曰衍即所謂墳衍也

登椽樂而犴天門兮馳

登椽樂而犴天門兮馳

登椽樂而犴天門兮馳

登椽樂而犴天門兮馳

閭闔而入凌兢

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李奇曰狝音貢蘇林曰狝至也師古曰入凌兢者言

寒涼戰粟之處也兢音矩陵反

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

師古曰轅與臻同轅至也通天臺也繹繹相連貌未至甘泉則遙望見通天臺也繹繹相連貌

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

師古曰慘廩亦寒涼之意也洪大也紛亂雜也錯互也廩讀如

本字又音來感反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虜疆度

口嶢嶢高貌造至也慶發語辭也疆境也度量也言此臺至天其高不可究竟而量度也嶢音堯造音千到反

慶讀曰羌度音大各反

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

唐道也

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又列樹辛夷於林薄之間也草藜生日薄

新雉即辛夷耳為樹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一名新矧壇音徒且反曼音莫且反攢并閭與

芟苦兮紛被麗其亡鄂

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師古曰如

氏所說自是平慮耳此并閭謂櫻樹也芟苦草名也鄂

麗又音披離

崇丘陵之駮駮兮深溝欽巖而為谷

蘇林曰駮巖音叵我

師古曰駮駮高大狀也欽巖深險貌也欽音口銜反

逞逞離宮殿以相燭兮封巒

石關施靡序延屬

脩治之師古曰逞逞古往字往往言所

往之處則有之般連貌也燭照也封巒石關皆官名也施靡相及貌屬連也般音盤施音弋爾反屬音之欲反

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壑而成觀

孟康曰言夏屋變巧

詭也摧壑林木之崇積貌也音灼口摧音輕水反師古曰摧音子水反觀謂形也音工喚反輕音丑成反仰

擣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

師古曰擣舉也冥眴視

從手冥首莫見以正瀏濫以弘愴兮指東西之漫漫

日愴音敞師古曰瀏濫猶汎濫也瀏音劉徒回回以徬徬兮魂固

眇眇而昏亂

師古曰言駭其深博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

垠

師古曰軫軒謂前軒之軫也軾者軒間小木也字與橋同周流周視也軼軼遠相映也軾音零軼音烏朗

反軾音

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璠

音璠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曉其意以爲非本土所出蓋

失之矣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

嵌巖巖其龍鱗

師古曰佺佺勇健狀嵌開張貌言其鱗甲開張若真龍之形也佺音魚乙反又

音其乙反嵌

揚光曜之燎燭兮乘景炎之炘炘

音火敢反盛瞻也炎音一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

師古曰曾

嶸

應劭曰掘特見也擻至也晉灼曰嶸嶸擻擻也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竦峭嶸嶸然也擻音

城縣圃闔風昆侖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洪臺掘其獨出兮擻北極之嶸

其勿反擻音竹指反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

嶸音干旬反又音遵袂振

服虔曰袂中央也振屋椽也師古曰施延也榮屋

央振音辰一曰施直謂安施音之耳讀如本字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

藩師古曰鬱律雷聲也倏忽電光也藩藩籬也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

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蠖而擻天

疾也師古曰擻猶拂也蠖音莫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

孔反擻音匹列反又音普結反陰西海與幽都

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熛怒應門正陰西海與幽都

在燁闕之內也師古曰燁音匹遙反今涌醴汨以生川

如淳曰言闕之高迺陰西海也師古曰陰映西海也以及幽都幽都北方

絕遠之地也涌醴醴泉涌出洞汨然也汨音干筆反

蛟龍連蜷於東厓今白虎敦

圍岸昆侖師古曰連蜷卷曲貌敦圍盛怒也言其泉宮中皆有此象也蜷音拳敦音屯覽膠

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服虔曰高光官名也師古曰膠流屈折也溶然閉暇

見也方皇彷彿也西清西箱清閑之處也溶音容

前殿崔魏兮和氏瓏玲孟康和氏璧為梁璧帶也其聲玲瓏也晉灼曰以黃金為璧帶合藍田璧瓏玲明兒貌也師古曰崔嵬高貌瓏玲音說

是也崔音才回反魏音五回反瓏音龔玲音零

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

扶傾師古曰炕與抗同抗舉也榱屋椽也言舉立浮柱而駕飛榱其形危竦有神於閣莫之中扶持故不傾

閱閱閱其廖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師古曰閱高門貌也閱閱空虛也廖廓宏遠也紫宮天帝之宮也崢嶸深邃也閱音抗閱音浪寥音僚崢音仕耕反嶸音宏駢交錯而曼

衍兮崦嶫隗虜其相嬰師古曰言宮室臺觀相連不絕也崦安施之貌嶫隗猶崔巍也

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

成師古曰乘登也雲閣亦言其高入於雲也蒙籠深通貌棍成言其有若自然也棍音胡本反曳紅

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寃延師古曰言宮室曠大襲琰

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蕭序臨淵服虔曰襲繼也紩作窳室紩作傾宮

以此微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為戒若臨深淵也

回焱肆其碭駭兮掖桂

椒而鬱移楊師古曰回焱回風也肆放也碭迥也駭勅也

言回風放起過動眾樹則桂椒披散而移楊鬱聚也碭音徒浪反移音移

香芬弗以窮隆兮擊薄櫨而將榮師古曰言桂椒香氣乃擊薄櫨及屋翼也薄枿也櫨音盧薈咲舂以

枳根兮聲駢隱而歷鍾師古曰又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眾根合同駢隱而盛歷入殿

上之鍾也根猶株也薈讀與響同咲音丑乙

反舂音許乙反根音下本反駢音普枿反

排玉戶而

康熙十五年

颺金鋪兮發蘭蕙與穹窮李奇曰鋪門首也師古曰言風之所至又排門揚鋪擊動

緩鈕回旋入惟彌張其拂泪兮稍暗暗而靚深蘇林曰

宮發奮衆芳墮井彌亦之彌張音宏孟康曰彌張風吹帷帳鼓貌師

古曰拂泪亦風動貌暗幽隱靚即靜字耳彌音昔萌

反拂音昔密反泪音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

于密反暗音鳥感反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

師古曰夔舜典樂也牙伯牙也般倕弃其削刷

兮王爾投其鉤繩應劭曰削曲刃也剛曲鑿也師古曰

也見淮南子言土木之功窮極巧麗故令般倕之徒弃

其常法也般讀與班同倕音垂削音居尔反剛音居衛

反雖方征僑與倕佺兮猶仿佛其若夢征行也言宮觀

之高峻雖使仙人常行其上恐遠不識其形觀猶仿佛

若夢也師古曰方謂並行也征僑姓征名伯僑仙人也

倕佺亦仙人名倕音渥佺音銓仿佛即於是事變物化

擊蒲字也征郊祀志作正字其音同

目駭耳回師古曰言驚視聽也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璇題玉英

蝓蝓獲獲之中應劭曰題頭也椽椽之頭皆以玉飾言

之形師古曰穆然天子之容也蝓蝓獲獲言屋中之深

廣也間讀曰閑蝓音一窅反蝓音下克反蝓音鳥郭反

獲音胡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師古曰言繫精

郭反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師古曰釐讀曰禧禧福也

迷索耦臯伊之徒冠倫魁○宋祁曰三神天地神也迺搜

古賢臯陶伊尹之類冠等倫而魁策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師古曰

惠召公奭也東征相與齊虜陽靈之官師古曰齊同也

之意周公旦也

天之處故曰

陽靈之官也

也謂織織之也

謂偃而靡之

也一日靡

喻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

康熙三十五年

前漢傳五十一

二

江寧學訓導徐銓成補刊

英師古曰言其齋戒自新居處飲食皆芳潔也取謂日旁赤氣也露英言其英華之露集虜禮神

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師古曰頌歌也登以祭也地神曰祇建光耀之長旂

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師古曰威威猶威也旂旗之旒也一口燕

尾旂音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虜三危陳衆車於東

阮兮肆玉鈇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

回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鈇車轄也九垓九埒也帥古曰假設言周流曠遠升降天地為神通一也肆

放也阮大阜也讀與岡同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

御鞞師古曰從從前進之意也御猶乘也鞞車之垂飾

梁弱水之灑灑兮躡不周之透蛇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灑灑耳

想西師古曰灑灑小水之貌不周山名透蛇亦言不艱

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處妃師古曰西王母在西方周穆王

所見者也玉女處妃皆神女也處讀曰伏玉女無所眺其清虛兮處妃曾不

得施其蜚眉服虔曰虛目童子也方擘道德之精剛兮伴神明與

之為資晉灼曰等天地之付量也師於是欽崇宗祈燎

熏皇天師古曰欽敬也崇積崇也宗尊也祈求福也招繇泰壹舉洪願樹靈

旗張晏曰招搖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願旗名也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祈太一書旗樹太一壇上名靈旗

以指所伐之國也見郊祀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張晏曰配藜披離

也蒸麻幹也焜同也言以樵及蒸燒火炎上於天又披離四出東燭倉海西耀流沙北

曠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厓丹水之厓也師古曰曠

表也煬音玄璿觚觔泔淡服虔曰以玄玉飾之故

升口徑八寸以圭為柄用灌鬯鬯音幽反泔音胡感反淡音淡蒲也師古曰泔音蚪膠音力幽反泔音胡感反淡音大敢

大敢 **肸嚮豐融懿懿芬芬**師古曰言和 **炎感黃龍兮爍**

訛碩麟師古曰言光炎爍盛感神物也 **選巫咸兮叫帝**

闡開天庭兮延羣神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天門也 **賓暗**

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晏曰賓贊也師古曰暗藹神之形影也穰穰

多也委積也 **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

黎師古曰三巒即封巒觀名也棠黎宮名偈讀曰憇 **天闕決兮地垠開八荒協**

弓萬國諧師古曰天闕天門之闕也決亦 **登長平兮雷**

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擊鼓聲也天聲聲至天地聲字

或作嚴言擊嚴 **雲飛揚兮雨滂沛**一霄德兮麗萬世

隆隱天兮師古曰言其高 **登降刻施單墀垣兮**師古曰刻施上

增宮嶮差駢嗟峨兮師古曰增

嶮也墀垣圍貌也刻音力余反 **增宮嶮差駢嗟峨兮**師古曰增

嶮也墀垣圍貌也刻音力余反 **增宮嶮差駢嗟峨兮**師古曰增

兮師古曰嶮音營隣音鄰响音荀 **上天之繹杳旭卉**

兮師古曰繹事也杳音高遠也 **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

兮配也能與天地相配也詩云帝作 **俵祇郊禮神所依兮**

兮師古曰言以祇敬而來 **非佻招搖靈遲遲兮**師古曰言

兮處不即去也遲音栖遲音文夷反 **輝光眩耀隆厥福**

兮宋祁曰張揖字詒云遲今遲徐也 **輝光眩耀隆厥福**

康熙三十九年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百

秦之林光宮也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

皇儲胥弩陟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黎師得遊觀

屈奇瑰偉師古曰棠黎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櫟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陟音祛

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甲

宮室唐虞椽椽三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師干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也

般庚殷王名也遷謂遷都亳也唐虞謂堯舜也椽柞木也三等土階三等言不過也椽音采又音菜其字從木

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

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帝謂天也若曰

此非人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趨昭儀方大幸

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也一日從法駕也在屬車

闕豹尾中

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

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

逆釐三神

師古曰參三也麗偶也

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微戒齊

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

羣臣橫大河湊汾陰

師古曰橫橫度之也湊趣也

既祭行遊介山回

安邑

師古曰介山在汾陰東北回謂繞過

顧龍門覽鹽池

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

縣北鹽池在今虞州安邑縣南

登歷觀

師古曰歷山上有觀也

陟西岳

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

師古曰陟升也西岳

華山之上高峻故言以望八荒殷都河內周在岐豐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皆可想見故云迹殷周之墟思唐虞

之風也虛

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

師古曰言成帝追觀

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故雄勸令自興至治以擬帝皇之風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

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師古曰伊是也謂是祠甘泉之年也祭地曰瘞薶故曰瘞后土

瘞音乙例反禮靈祗謁汾陰于東郊師古曰京師之東故曰東郊也因茲以

勒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

已師古曰勒崇垂鴻勒崇名而垂鴻業也隕降也祉福也欽敬也若順也鑠美也越日也已辭也言發祥降

福敬順神明其事盛美不可盡載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

鳳之駕六先景之乘師古曰翠鳳之駕天子所乘車為鳳形而飾以翠羽也先景為馬行

速疾常在景前也掉犇星之流旃矚天狼之威弧晉灼曰有狼

古曰矚急張耀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張晏曰雲梢

日稍與旃同旃者旌旗之旒奮電鞭驂雷輜師古曰輜衣車也准

南子云電以為鞭策雷以為鳴洪鍾建五旗師古曰洪大為車輪故雄用此言也

云天子左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右五鍾皆應漢舊儀云皇帝車駕

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丞其下取其負重致遠羲和司日顏倫奉輿師古曰倫

古善御者也義和日御名風發飈拂神騰鬼趨師古曰飈回風也趨走也

音子笑反又音才笑反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師古曰霆亂言如雷

橋壯捷貌屈音其勿反橋音其名反嘻嘻旭旭天地稠敷服虔曰稠敷

日嘻嘻旭旭自得之貌嘻嘻音許其反稠音徒弔反敷音五到反簸丘跳巒涓躍涇

日山小而銳曰巒言車騎之威訇隱之盛至於涓躍涇涓跳簸丘山者也秦神下讐跣魂負

診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為牛走到南山梓樹中伐梓樹後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作其象以厭焉

今之茸頭是也故曰秦神服虔曰診河岸之坻也晉灼日診渚也師古曰跣蹈也言此神怖讐下入水中自蹈

其魂而負沚渚蓋戚懼之甚也也跡音之亦反坻音直尸反

河靈矍踢兀華蹈衰蘇林曰河

靈巨靈也華華山也衰衰山也試郎反服虔曰踢音石奠反師古曰矍踢驚動之貌

音矍踢二音竝通兀古掌字凡言此者以車騎之衆羽旄之盛故秦神河靈莫不恐懼而自放也

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師古曰陰宮汾陰之宮也穆穆靜也肅肅敬也蹲蹲行有節也

節也蹲音千旬反靈祗既鄉五位時敘師古曰鄉讀曰嚮服虔曰五位五方之神

縕玄黃將紹厥後師古曰縕天地合氣也玄黃天地色也易下繫辭曰天地縕萬物化

淳坤文言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天玄而地黃將大也言天地之氣大典發於祭祀之後縕音因縕於云反

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子之輿也容暇而安豫也與讀曰豫以覽虜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師古曰龍門山禹鑿

灑沈蓄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師古曰灑分也

嵩古災字也沈災洪水也豁開也瀆謂江河淮濟也

布也九河名在地理志東瀕東海之瀕也禹分治洪之災通之四瀆布散九河於東海之瀕也

瀕也灑音所宜反瀕音頻又音賓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師古曰舜耕歷山

帝唐之嵩高兮賑隆周之大寧師古曰賑賑皆視也帝唐

堯則之也一曰堯曾遊於陽城故於嵩高山瞰其遺蹟也大寧者詩大雅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賑音苦濫反賑即覓字

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覘陔下與彭城應劭曰覘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所都也

汨任意也低回猶言徘徊也行且也意且彼往觀也汨音于筆反覘音五系反

濊南巢之坎圻李奇曰南巢桀敗處也易樂也師古曰濊與穢同坎圻不平貌坎音口紺

今易幽岐之夷平李奇曰南巢桀敗處也易樂也師古曰濊與穢同坎圻不平貌坎音口紺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曉晴師古曰翠

龍穆天子所乘馬也西岳即華山也嘒嘒謂嘒嘒而嘒嘒也嘒音堯嘒音士耕反 雲靈靈而來

迎兮澤滲瀰而下降師古曰霏古霏字霏霏雲起貌澤雨露也滲瀰流貌也降下也滲音

淋瀝音離降 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以豐隆師古曰音湖江反

東師古曰言皆從命也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亾雙師古曰

二儀王者大位與之合德故曰 遵逝序歸來師古曰遵路而旋京

也師古曰言參天地參之言三也盪盪大貌 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服虔曰函夏函諸夏也師古曰

函包容也彼謂堯舜 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

龍張晏曰乾六爻悉稱龍也 麗鈎苾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師古曰鈎苾東方神蓐收西方神玄冥北方神祝融南方神麗苾駕也驂三馬也言皆役服也

敦衆神使

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師古曰敦勉也式表也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攄散也頌謂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言發其志而為歌頌也攄音丑於反頌讀曰容

今過清廟之離離師古曰周頌清廟之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於緝

高蹤師古曰軼亦過也音逸 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

從服虔曰軔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平盈之地無高下也師古曰軔音刃 其十二月羽獵

服虔曰 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

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師古曰財讀與

纒同御待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

也充當也 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

康熙三十九年刊

行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唐應劭曰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

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少木茂師古曰

也臣名也任以為虞虞主山澤之官也上山也下平地也少古草字成湯好田而天下用

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

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師古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

鼎胡御宿昆吾晉灼曰鼎胡宮也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也有亭師古曰宜春近下杜御

宿在樊川西也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旁音步浪反北繞黃山

瀕渭而東師古曰渭水涯而東也瀕音頻又音賓周袤數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

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師古曰馭名也馭音先合

反娑音先河反漸臺泰液師古曰漸臺在泰液池中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浸也象海水周

流方丈瀛洲蓬萊師古曰海中三神山法故象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

雖頗割其三垂以贖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

待禁禦所營師古曰營謂園守也尚泰奢麗師古曰羽獵大也非堯舜

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師古曰三驅謂三牲也又恐後世復

其庖也○宋祁曰一說三驅者三而盡也師古曰三驅謂三牲也

修前好不折中呂泉臺師古曰泉臺公築泉臺非禮也

之而成帝所造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官觀之師古曰故聊因校獵

賦以風師古曰校獵謂圍守禽獸也其師古曰或稱戲農豈或

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彌文者皆舉伏戲

又錄乎故論者答之於下也論者雄曰謂也彌猶稍精也諸家之釋皆不當意徒為煩雜故無所取論者

云不吝亦立時而得宜莫必同條而共貫師古曰所尚

則泰山之封鳥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言封禪各異

於何得七師古曰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是非師古曰非言文質政教各不同也

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虛侔皆無差忒五帝遂

天虛比崇師古曰頌漢德也玄宮齊桓曾不足使扶藪

楚嚴未足以為駭乘陞三王之院嶠高舉而大興

日師古曰亦師字也嶠舉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師

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師古曰北方色黑故曰萬物權

高遠也寥讀曰登閔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於

輿於內徂落於外師古曰權輿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

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師古曰靈囿有靈德之苑囿也

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

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迺詔虞人典澤

東延昆鄰西馳闔闔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師古曰

音吐郎反儲積共侍戍卒夾道師古曰共讀曰

夷野草師古曰禦自汧渭經營應劭曰禦禁也師

止禁不得人行及獸出也汧渭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

與地杳師古曰杳皇周流言匝徧也謂苑囿之大遙望

者反以杳為杳解云重爾迺虎路三變以為司馬圍經

者非惟乖理蓋已失韻

百里而為殿門晉灼曰路音落服處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

師古曰落纍也以繩周繞之也三巽三峯聚之山也巽音子公反外則正南極海邪界

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鴻濛沆茫碣以崇山師古曰鴻濛沆茫廣大貌碣山特立

貌鴻音胡孔反濛音莫孔反沆音胡浪反茫音莽碣音竭營合圍會然後先置序白

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服處曰白楊觀名賁育之倫

蒙盾負羽杖鎧邪而羅者以萬計師古曰賁孟賁也育也鎧邪大戟也羅列遮禽

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櫟之獸鎧音莫邪音弋奢反

罽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如淳曰垂天言長大如天之垂也師古曰

罽田罔也罽幡車罔也罽青雲為紛紅蜺為纒屬之序昆侖之虛師古曰紛耗也纒系也屬綴也昆侖西極之山也纒音下犬反屬音之欲反虛讀口墟

渙若天星之

羅浩如濤水之波師古曰天星之羅言布列也濤水之波言廣大淫淫與與前

後要遮師古曰淫淫與與往來貌欃槍為闔明月為候孟康曰闔闔戰自障蔽如

城門外女垣也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不祥天弧虛危上二星也鮮

扁陸離駢衍佻路師古曰鮮扁輕疾貌駢衍言其並廣大也佻次比也一日滿也扁音篇駢

音步千反佻音頻一又音步結反徽車輕武鴻綱捷獵師古曰徽車有徽熾之車也鴻

綱直馳貌捷獵相差次也鴻音胡孔反綱音徒孔反捷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

冥極遠者相與迺序高原之上師古曰殷軫盛也冥幽深也殷讀曰隱羽

騎營營眵分殊事蘇休曰眵明也師古曰營營周旋貌也言其服飾分明各殊異也眵音戶

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序青林之下孟康曰輻輳

輻連屬貌如淳曰輻輳音雷輻音盧師古曰於是天子迺

續紛眾疾也輻輳環轉也續音匹人反

以陽鼯始出序玄宮師古曰陽朝日出之後也北方之官故曰玄宮撞鴻鍾建

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服虔曰蒙公蒙恬也立

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師古曰歷經也捎猶拂也歷天也

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辟歷雷也列缺天隙電照也師古曰言獵火之耀及馳騎奮

及象其疾鞭如電吐光萃從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

故也師古曰戲讀曰麾謂指麾八鎮使之開關也從音

先勇反又音飛廉雲師吸鼻瀟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

羅攢聚則如龍之豪翰師古曰吸鼻開張也瀟率聚斂也言布列則如魚鱗之

韓秋秋蹒蹒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秋秋蹒蹒騰騰之貌切神光者言車之衆飾

神也蹒蹒而光起有若相切蹒蹒而光起有若望平樂徑行林張晏曰平樂館名也晉灼曰在上林

中蹀躞圖踐蘭唐師古曰蹀躞圖蹀草之圃也舉彘烈火

轡者施披師古曰轡者御人執轡也方馳千馬師古曰方

校騎騎而為師古曰校騎者虓虎之陳從橫膠輶師古曰虓虎之陳謂勇

服虔曰虓音哮而為行陳也音焮焮疾貌也馱馱駢駢音馱馱駢駢

士奮怒狀如猛獸也音焮焮疾貌也馱馱駢駢音馱馱駢駢

人反馱音普萌反音力莖反馱馱駢駢音馱馱駢駢

旭天動地吸蘇林曰吸音吸動搖之吸羨漫半散蕭

條數千萬里外師古曰美反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師

日躡躡師古曰東西南北騁者奔欲師古曰言隨其所欲而各

合韻音音托蒼豨跋犀犛蹶浮麋音馬蹄蹶之蹶師古

木上音浮者也托音佗音步末反訢巨狴搏玄媛師古

嘉靖八年刊

行集卷五十一

三十一

新也徒歌名也解在司騰空虛距連卷張晏曰連卷之木也師古曰連卷之木也
 焉相如傳斯音劍略反騰空虛距連卷木也師古曰連卷之木也
 即距字也蹕天嬌嫉澗門師古曰蹕走也天嬌亦木枝也
 卷音拳也蹕天嬌嫉澗門曲也嫉也蹕音丑孝反又
 音徒釣反嬌音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林叢為之生
 嬌嫉音許其反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林叢為之生
 塵師古曰莫莫塵埃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疾黎履
 曰獲夷能獲夷伏者也獵蒙龍麟輕飛師古曰蒙龍草木所蒙蔽處也
 師古曰掌以掌擊也獵蒙龍麟輕飛木所蒙蔽處也
 麟輓也輕飛猶言履般首帶脩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
 輕禽也麟音吝履般首帶脩蛇虎之類也師古曰履
 謂踐履之也鈎赤豹控象犀師古曰鈎牽字控蹕蹕蹕阮超唐陂師
 也脩長也鈎赤豹控象犀師古曰鈎牽字控蹕蹕蹕阮超唐陂師
 有蹕唐者也阮音剛蹕音弋制反之車騎雲會登降闔
 日蹕渡也蹕阮並解於上唐陂陂之蹕蹕蹕阮超唐陂師
 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師古曰旒旗也旒旒大溥聊浪乎字內
 漫若天外山如淳曰還音旋言諸輿旒旒旒大溥聊浪乎字內

服虔曰儲與相羊也溥水崖也師古曰溥浪言遊放也與音餘溥音普浪音琅於是天清日晏
 師古曰晏無雲也逢蒙列背羿氏控弦師古曰逢蒙及羿皆古善射者列整也控引也
 皇車幽輶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師古曰幽輶車聲也輶音一轄反純音之允反望
 舒彌轡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斂也言天子之車斂轡徐行故假望舒為言耳彌音莫爾反翼乎
 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移圍徙陳浸淫蹇部師古曰蹇部軍之
 部校也言稍聚逼而重蹇音于欲反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師古曰隊亦部也案依也隊音
 徒內反行壁壘天旋神扶電擊師古曰言所扶擊如鬼神雷電也扶音丑乙反
 音胡郎反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
 野掃地師古曰言殺獲皆盡無遺餘也掃音先早反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
 皇師古曰罕車畢罕之車也聿皇疾貌蹈飛豹縮曠陽師古曰曠陽費費也人面黑身有毛
 順治五年刊
 何真傳五十五
 三三

反踵見人則笑唇傲其目絹音工 追天寶出一方應劭曰天

寶陳寶也晉灼曰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雌

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又有光精也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雌雄也師古

六野蓋山窮也駢音普萌反沈沈容容遙噓虜紕中師古

吐舌於紕罔之中也師古曰噓音其略反紕古紕字三

軍茫然窮穴闕與孟康曰穴行也闕止也言三軍之盛

與容貌也師古曰闕與容暇之貌也芒 直觀夫票禽之

音莫郎反尤音滯闕音於庶反與音豫讀曰但票

繼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凌遽師古曰曹

禽輕疾之禽也繼與踰同繼度也踰與踰同挐牽引也攫搏持之也凌戰栗也遽惶也票音頻抄反繼音弋制

反觸合韻音昌樹反挐音徒角捨題注臧竦龔怖魂亡

女居反攫音鑿遠音詎

魄失觸輻關脰師古曰徒亦但也捨猶刺也題額也脰

或自觸車輻關頸而死也捨音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師古

千羊反蹶音子育反脰音豆曰言矢雖妄發而必有

中進則履之退則獲之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師古曰淫

也言創過大血流乎於車於是禽殫中衰師古曰殫盡

輪也丘累陵聚言其積多於是禽殫中衰也中射中也

音竹 仲反 相與集於靖寘之館晉灼曰靖寘以臨珍池灌以

岐梁溢以江河晉灼曰梁梁山也服虔東瞰目盡西陽

亡厓師古曰厓視也目盡極隨珠和氏焯爍其陂師古

古灼字也焯爍光望也無厓言廣遠也玉石簪峯眩耀青熒師古曰玉石

貌爍音式藥反漢女水潛怪物暗冥

順治十六年刊

音義卷之三十一

音

狀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師古曰言其毛羽有光華王睢關關鴻鴈嚶

嚶師古曰王睢睢鳩也關關和聲也嚶嚶相命聲也嚶音於行反羣娛虋其中噍噍昆

鳴師古曰娛戲也昆同也娛音許其反噍音子由反鳧鸞振鸞上下砰磕聲若

雷霆師古曰鳧水鳥即今之野鴨也鸞屬也鸞白鳥也振者言振羽翼而飛也詩大雅曰鳧鸞在涇周

頌曰振鸞于飛三者皆水鳥也言其羣飛上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鸞音鳥奚反砰音普萌反乃使文

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凌堅冰犯巖淵探

巖排碕薄索蛟螭師古曰巖言不可犯也巖水崖巖之處也碕曲岸也薄迫也索搜求也

欽音口銜反蹈獫狁據鼃鼃蘇林曰獫音賓師古曰獫狁也獫音狁師古曰鼃大龜也雄

宅曷反祛靈虯鄭氏曰祛音怯應劭曰虯大龜也雄入洞穴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師古曰洞通也乘鉅

進反又音攜

鱗騎京魚師古曰京大也或讀為鯨鯨大魚也浮彭蠡目有虞應劭曰彭蠡大澤在

豫章師古曰日猶視也望也方榘夜光之流離剖明

月之珠胎師古曰珠在蛤中若懷妊然故謂之胎也榘音直作反其字從水鞭洛水之

處妃餉屈原與彭胥師古曰彭彭咸胥伍子胥皆水死者處讀曰伏於茲虋鴻

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師古曰俄俄陳舉之貌雜者言衣與裳皆雜色也脩唐

典匡雅頌揖讓於前師古曰匡正也昭光振耀嚶習如神師古曰嚶與嚶同習

與嚶同習仁聲惠於北狄武義動於南鄰師古曰南方極遠也故云南鄰一曰鄰邑也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

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師古曰貉東北夷也享獻也抗舉手也言其肅恭合掌而拜也貉音莫

反前入圍口後陳廬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也羣公常伯楊朱墨

崇禎七年刊

翟之徒喟然稱曰師古曰常伯待中也解在谷永傳楊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喻也崇哉

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太古之觀東

獄禪梁其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

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師古曰

流者言其和液下流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

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藪澤名也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

江南之夢孟諸宋藪澤名文公十年楚穆王欲伐宋非

昭公導之以田孟諸言今皆以二者為奢侈而改也非

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以楚靈王章華之臺為非而周文王靈臺之制為是也罕徂離

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

乎農桑師古曰承舉也勸之以弗迫儕男女使莫違師古曰儕耦也違謂

失婚姻時也儕音仕皆反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

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司馳弋乎神明之

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罝罟麋鹿芻蕘與百

姓共之師古曰芻所以飲牛馬蕘草薪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

德豐茂世之規師古曰洪大也鬯與暢同暢通也加勞三皇勗勤五帝

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師古曰祗莊敬也雍穆和也立君臣之

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因皇暇也

回軫還衡師古曰軫輿後橫木也衡轅前橫木也背阿房反未央

五十七上

前漢書八十七上

楊雄傳下第五十七下

前漢書八十七下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

山西自襄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

師古曰襄斜南山二谷名也漢中今梁州

也斜音弋奢反

張羅罔罝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菟麋鹿

師古曰狢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獾亦獼猴類也

載以檻

車輪長楊射熊館

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蓋屋縣其中有射熊館

以罔為周陟

李奇曰陟遮禽獸圍陳也師古曰陟音祛

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

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

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

墨為客卿以風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

康熙三十九年刊

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

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褭斜椽截薛而為弋紆南山

以為置師古曰截薛即所謂差峩山也在京師之北凡言此者示獵圍之寬廣也截薛音截齧又音才

葛反又音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草平曰莽帥

軍蹕陸錫戎獲胡師古曰蹕足蹇之也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賦戎狄令胡人獲取之蹕音才

反搯熊羆柁豪豬師古曰搯捉持之也豪豬一名帚獠也自為牝牡者也搯音尼柁音柁獠

音木雍槍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也服虔曰儲胥猶言

有餘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槍音干羊反纍音力

佳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旬有

餘其塵至矣師古曰塵古勤字而功不圖師古曰圖謀也言百姓甚勤勞矣而不見

謀瞻恤之事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

為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三驅之一也乾豆者言為脯羞以充實豆薦宗廟豈為民乎

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今樂遠出

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師古曰罷讀曰疲本非人主之急

務也蒙竊或焉師古曰蒙自謂蒙蔽也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

師古曰吁疑怪之辭也謂茲邪猶云何為如此也吁音于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

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

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指也切要也客曰唯唯主人

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窳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

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窳窳封豨鑿齒皆為民害窳窳類羆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長五尺

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大也窶音於黠反窶音愈

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

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言搖動也音匹昭反提劍而叱

之所麾城擗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擗音車憶之憶師古曰擗舉手擬之也一日

之戰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不當此之勤頭蓬不暇

疏飢不及餐鞮整生蠛蝨介冑被露汗師古曰鞮整即兜鍪也鞮音丁

奚反整音年蠛音居豈反以為萬姓請命虜皇天迺展民之所詘振

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

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

革鞜不穿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鞜革履音踏大夏不居木器無

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疎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

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

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師古曰玉衡天

儀也太階解在東方朔傳其後重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

相亂遐萌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

整其旅迺命驃衛師古曰驃驃騎霍去病衛衛青也汾沔沸渭雲合電

發師古曰汾沔沸渭謂奮擊貌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

軼過也如機之駭如蠶之過言其疾也軼與逸同疾如奔星擊如雷霆砰輶輻

破穹廬應劭曰輶輻向奴車也師古曰穹廬腦沙幕臈

余吾師古曰腦塗沙幕地臈入余吾水言其大破死亡臈古臈字遂獵乎王廷孟康曰旬

奴王張晏曰爛蠡乾酪也以為酪母燒毆橐它燒爛蠡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師古曰爛音

見蠡音黎又音來戈反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師古曰梨與勞同謂

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師古曰鹵莽淺草之地也蹂屍阮音口衡反莽音莫戶反

輿廝係累老弱師古曰言已死則蹂踐其屍破傷者則

反充鋌癩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充括也孟

癩處也蘇林曰以耆字為耆字著音憤之著鏃著其頭

也師古曰鋌鐵矜小矛也淫夷過傷也據如孟氏之說

則箭括及鋌所中皆有創癩於耆而被金鏃過傷者復

眾也如蘇氏以耆字為耆字依其所釋則括及鋌所傷

皆有癩又著金鏃於頭上而過傷者亦多矣用字既別

分句不同據今書本多作者字宜從孟說鋌音蟬又音

延著音竹略反皆稽穎樹頷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

上向也師古曰樹豎也頷音胡感反服音蒲二十餘年

北反蛾與蟻同蛾伏者言其伏如蟲蟻也

矣尚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夫天兵四臨幽都

先加師古曰幽都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師古曰夷傷也

靡節西征羌棘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師

日疏亦遠也鄰邑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躄足抗手

請獻厥珍師古曰躄使海內澹然師古曰澹安也永亡邊城之

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

靡師古曰靡合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

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咲之故意者以為事罔隆

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師古曰

不放心於險而常思念也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師古曰振師

五祚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師古曰校計量也

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西厭

月蝟東震日域服虔曰蝟音窟穴之窟月蝟月所生也

反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淫

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軌日未靡旃從者

仿佛骹屬而還張晏曰從者見仿佛委釋迴旋師古曰

也仿佛讀曰髣髣骹古委字也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

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使農不輟耰工

不下機師古曰耰摩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師古曰已出

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

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孟康

磬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師古拈隔鳴球

掉八列之舞師古曰拈隔擊考也鳴球玉磬也掉搖也

飾琴瑟也拈音居黠反酌允鑠肴樂胥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言

為肴也師古曰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周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小雅桑扈之詩曰君子樂胥

故引之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師古曰大雅思

為言也在宮肅肅在廟小雅桑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

神之所勞也師古曰大雅旱麓之詩曰愷弟君子神所

勞奔到反方將侯元符師古曰元善以禮梁甫之基增泰山

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

稷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所謂衆庶盛狝獲
 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
 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
 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
 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哀帝時丁傳董賢
 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師古曰離時雄方
 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麗或謝雄以玄
 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而雄解之號曰解謝
 其辭曰客謝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師古曰
 之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心下榮父母折人之圭儼

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
 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
 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
 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
 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師古曰扶
 疎分布也淡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
 倫師古曰纖微之甚無等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
 玄得母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託揚子
 咲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
 也師古曰跌足失厝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跌音徒結反往者周罔解結羣鹿

康熙三十九年刊

行漢書卷五十七

六

爭逸師古曰戰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師古曰十二謂魯衛齊楚朱鄭

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魏燕楚六國及秦為七也四分五剖金為戰國晉

曰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則交五而裂如田字

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故

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應劭曰自盛以橐謂范雎也鑿坏謂顏闔也魯君聞

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是故騶衍

以頡亢而取世資應劭曰衍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大事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言則以

為迂闊遠於事情然終不屈嘗仕於齊位至卿師古曰頡亢上下不定也頡音下結反亢音胡浪反孟軻

雖連蹇猶為萬乘師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師古曰連音輦今大漢

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塗如淳曰小國也師古曰駒駉馬出北海上今此

云後陶塗則是北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以為名今書本陶字有作椒者流俗所改東南一尉孟

曰會稽東西北一侯孟康曰敦煌徽以糾墨製以質鈇

師古曰言有罪者則係於徽墨尤惡者則斬以鈇質也徽糾墨皆繩也質鍤也鈇莖刃也音膚鍤音竹林反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師古曰風化也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孟康曰在

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師古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倚音於

綺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區八

方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縱垂纓而談

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縱韜髮者也音山爾反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

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

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

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島島

海中山也其義兩通乘音食證反

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

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

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

晉灼曰摺古拉字也

蔡澤雖噤吟而

咲唐舉

師古曰噤吟鎖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不相始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噤音鉅錦

反吟音魚錦反舉合韻音居御反

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

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

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

孟康曰管仲也

或釋褐而傅

子孟康曰

或倚夷門而咲

應劭曰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趙趙求救無忌將十餘人往辭

贏贏無所戒更還贏咲之以謀告無忌也

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

應劭曰

或立談閒而封侯

服虔曰薛公也

或枉千乘於陋巷

應劭

口齊有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主傲霸王者亦

輕其主縱彼傲爵祿者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

或擁帚彗而先驅

應劭曰鄒衍之燕昭

王郊迎擁彗為之先驅也師古曰彗亦以帚者也音似歲反

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

奮其筆

師古曰信讀曰申

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

李奇曰君臣上下有釁罅

取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也師古曰窒窒塞也罅音呼駕反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

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

得辟

師古曰辟罪法

是以欲談者死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

投迹

師古曰宛屈也固閉也擬疑也

鄉使上世之士處處虛今

師古曰鄉讀曰嚮

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

日抗舉也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師古曰報聞而罷之又安得青紫

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

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觀火聽雷謂其盈實終以天收雷

聲地藏火熱則為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

福謙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師古曰攫拏妄有搏執也位極

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

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

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迺以鳴臬而咲鳳

凰執蠖蜒而嘲龜龍師古曰蠖蜒蜥蜴也不亦病乎子

徒咲我玄之尚白吾亦咲子之病甚不遭史跗扁鵲師古

日二人皆古之良醫也跗音甫無反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

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

免於徽索師古曰髀骨也翁肩路背扶服入橐師古曰

服音蒲北反激叩萬乘之主如淳曰叩怒也言秦安得主獨

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抵音紙界閒其兄弟使疏應劭曰涇陽秦昭王弟貴用

也事當也師古曰言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唾

流沫師古曰領曲頤也音欽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

背而奪其位張晏曰蔡澤說范睢以功成身退禍福之機適值睢有間於王因薦以自代師古曰

也謂急持之咽頸也炕絕也咽音一千反炕音抗時也師古曰天下已定金革

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軌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

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師古曰中其適五帝垂典三王傳禮

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師古曰枹音孚解甲投戈遂

作君臣之儀得也師古曰得其所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

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師古曰合其宜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

世則諄矣師古曰諄非也音布內反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

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

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師古曰隨從也言蕭何始

作規模曹參因而從之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潰

師古曰砥音氏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日唯其人之

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師古曰非唯其人瞻知乃會時之可為也故為

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

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師古

如詭取其璧使人問以歸趙也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謂聲名也一日榮謂草木之

英采取以充食公孫創業於金馬孟康曰公孫弘對策金馬門驃騎發迹於

祁連師古曰霍去病也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

細君師古曰割損也言以肉歸遺細君是損割其名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

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

言極麗靡之辭閱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言專為

廣大之言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言其末篇反從之正道故觀

覽之者但得浮華而無益於諷諫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

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

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師古曰髡孟皆滑稽非法度所

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潭思渾

天師古曰潭滾也渾天參摹而四分之蘇林曰三析而四分天之宿度

也甲乙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晉灼曰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極

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

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

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

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

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三三與泰初

歷相應亦有顛頊之歷焉搯之以三策蘇林曰三三而分之師古曰搯

列音食反開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晉灼曰緝雜也師播之

以人事師古曰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

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漙而

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漙音緩師古曰曼漙不分故有

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掎圖告十一篇晉灼曰攤音離服

音離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師古曰

文雖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剝而離散之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

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

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

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師古曰比和也音頻二反今吾

子迺抗辭幽說閱意眇指師古曰眇讀曰妙獨馳騁於有亡之

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師古曰旁薄猶言蕩薄也歷覽者茲年矣

而殊不寤師古曰茲益也茲年言其久也不寤不曉其意亶費精神於此而煩

學者於彼師古曰亶讀曰但譬畫者畫於無刑弦者放於無聲

殆不可乎師古曰放依也揚子曰俞師古曰俞然也若夫閱言崇議幽

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

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濶師古曰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

也普通也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師古曰貞實美麗如金玉也彼豈好為艱

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必

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

能擗膠葛騰九閼師古曰擗揭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閼九天之門擗音戟揭音居

足反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

不嚆曉則不能滄滂雲而散歎烝師古曰嚆曉高貌也滄滂盛也滂雲氣貌

歎烝氣上出也嚆曉音樵堯滄音勃滂音一孔反歎音許昭反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

師古曰宓音伏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而重之孔

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

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淡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

緝熙蓋胥靡為宰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萬物也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

宰者李奇曰道化寂寞為戶以寂寞為主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師古曰淡

謂無至味也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叫叫遠聲也低回紆衍也是

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眇讀日妙形之美者不可

棍於世俗之目師古曰棍亦同也音胡本反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

人之聽師古曰衍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

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也追趨逐者隨所趨嚮愛嗜而追逐之

也趨讀日嗜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

莫有和也師古曰掄引也是故鐘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

不肯與眾鼓優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斲古之

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

使之也師古曰墍即今之仰泥也獲枚拭也故謂塗者

為獲人獲音乃高反又音迺回反今書本獲字有作郢

者流俗改之師曠之調鐘竅知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

鐘工者以為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

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鐘為後世之

有知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幾老聃有

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非其操與雄

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師古曰舛相背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

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師古曰大氏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

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攪亂雖小

辯終破大道而或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

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

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十三卷象
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天降生民控侗顓蒙

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曰控音空侗音同顓與專同忒于

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

師古曰訓告也誤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

師古曰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子設子也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

教垂法皆帝王之道

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

師古曰言其後澆未虛誕益章乖於

七十弟子所謀微妙之言誤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

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

動不克咸

李奇曰不能皆善也

本諸身誤修身第三

芒芒大道在昔聖考

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

至不可姦罔

蘇林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

不誤問道第四

神心芻悅經緯萬方

師古曰芻悅與悅同

事繁諸道德仁誼禮誤

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于不虞以侔天命

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

誤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

師古曰假至也

弘橫廣絕于邇言

李奇曰理過近

誤寡見第七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

師古曰經常也范法

也誤五百第八

師古曰五百歲聖人一也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

師古曰鼓亦動也

中和之發

漢書八

卷五十二

四

在於哲民情

師古曰謨先知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

師古曰言志

不齊

師古曰言志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

卑之條稱述品藻

師古曰品藻者定

君子純終領開

李奇曰領開也師古曰純善也領

不夫蠶迪檢押

師古曰蠶動也迪道也由也檢押

聖則謨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

驩心謨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

師古曰自法言曰之前初雄年四十

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

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

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表

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

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

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廼

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

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

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

晉灼曰九賦

其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師古曰習與忽同謂擊也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

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

師古曰棻亦分字也莽誅豐父子投棻囚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

師古曰不時須奏請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

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

不與事何故在此閒請問其故師古曰使人密問之廼劉棻嘗從

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奇字文之異者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獻有詔

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符命

師古曰以雄解詔之言譏之也今流俗云惟寂寞惟實自投於閣爰清爰靜作符命爰增之雄以病

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者酒師古曰嗜人希至其門時

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服虔曰芭

音絕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

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師古曰言無奈之何吾恐

後人用覆瓿也師古曰瓿音小甌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

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

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

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

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者
 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
 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
 言今揚子之言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
謂周公若使遺遺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
 諸子矣師古曰度過也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
 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自無胤嗣也
 辯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
 籍具存

揚雄傳下第五十七卷下終

前漢書八十七終

儒林傳第五十八

前漢書八十八

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學者
 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
 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
 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
 廼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没文不
 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
而申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十餘君師古曰適奸音干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廼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

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書則斷堯

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

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治正之

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師古

曰編所以聯大簡也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

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

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

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

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

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尊天子

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秦始皇

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

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

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爲陳涉博士死陳涉起匹夫毆陳下今此云孔甲將名鮒而字甲也

適戍以立號師古曰毆與驅同適讀日謫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

淺然而縉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

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

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

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

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其定者咸

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

陳弼盧縮韓信黥布之師古曰言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言

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

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

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

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號也宅皆類此培音陪燕則韓太傅師古

曰名言禮則魯高堂生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

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文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

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

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不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衰

滯廼請白丞相御史言古曰自此以下制曰蓋聞道

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如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

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

也有道及博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典禮以為

天下先師古曰無遺謂經典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

里之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厲謹與

厲也自此以上弘所引詔文謹與

太常臧博士平等議師古曰臧也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

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效也其勸善也顯

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

宗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

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

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

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

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故長上肅政教順鄉里

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

此人也令縣令相侯相長縣丞縣二千石謹察可者

常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

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

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為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

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

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

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

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恩施甚美小吏淺聞

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

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請選

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

內史大行卒史

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

比百石

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

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

蘇林曰屬亦曹史今縣令文書解言屬某甲也

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

師古曰云備員

者示以升擢之非藉其實用也

請著功令

師古曰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

宅如律令

師古曰此外並如舊律令

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

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第

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

復

師古曰蠲其徭賦也復音方目反

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

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

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

復如故平常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

勿以為員

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

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

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自

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衢

以授魯橋庇子庸

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

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

師古曰馯

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

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

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

師古曰高

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授東

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讀曰仲同授淄

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大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

陽相師古曰姓即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

胡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

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

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告

令罷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言丁寬得其法術以去寬

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

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及

誼而已師古曰誼謂經之旨趣也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

田王孫師古曰碭者梁郡之縣也音音音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

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十從田王孫

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

丘賀竝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

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

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為讎結髮事師

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

嘉靖八年刊

前漢傳五十八

五

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師古曰三石渠閣在未央殿轉故事云

北以藏秘書也讎授張為琅邪魯伯為會稽太守

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

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

師言曰姓毛名莫如

字史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

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

師古曰卿呼之若言公

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

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

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

且死時枕喜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

師古曰用謂光榮也同門

梁丘賀疏通證明之

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曰

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

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

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也

師古曰易明夷卦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

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茲茲

言其根莖方茲茂也茲音該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家

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

師古曰心不服云受孟喜喜為名之

其名云實授也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

亦名也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

師古曰曲臺殿

名署者供主其事也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

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師古曰兄

讀曰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大中

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

弟子為課吏法者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

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

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為

諸侍中說經為教授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會八月飲

酎行祠孝昭廟師古曰行謂天子出先歐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

中師古曰挺引也劍自然刃鄉乘輿車師古曰鄉馬

於是召賀登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

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

孫諡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涓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

即間師古曰即著皂衣執戟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

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

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為人

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

即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

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

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具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延壽云嘗從孟喜

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程牧白生不肯

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

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夏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

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

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

東姚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

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

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

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傳古文尚

書

尚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特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

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母

將永康以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

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

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

師古曰衛宏定

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難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

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

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

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

言尚書云

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

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

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

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

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

師古曰名高字子陽

高孫地餘

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

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

始昌如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師古曰簡音姦簡卿者兒寬

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

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

堪諱官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

以大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

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望自宮望之自殺上

愍之延擢堪為先後勳語在劉向傳堪授年卿及長安
許向長伯年卿為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
先立學年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
商言為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所人沛唐林子
高為德行平陵言章僕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
學齊快欽幼卿為文學師古曰依孔子弟子顏回王莽
將林言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
君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早曾為博士徒
奏先盛章為王莽所誅

張山拊師古曰音膚事小夏侯建為博士

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

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

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

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為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

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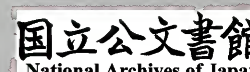
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

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

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周公死

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又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



傳與古文尚書不同師古曰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師古曰

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

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

子貞惠文子事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

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

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語云文

夏名偃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

子游名入則鄉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

言陳聖王之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

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

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

公國官及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為宜加葬禮賜

府佐也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

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

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

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

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而司馬遷亦從

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

子亦常字也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

號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

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

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

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

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

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

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

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後樊並謀反

延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

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古曰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

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師古曰于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

即郢也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師古曰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

學病申公師古曰及戊立為師古曰士胥靡申公師古曰胥靡

解具在楚元王傳也申公愧之歸魯退師古曰名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

賓客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師古曰文業弟子其師古曰獨王命召之

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師古曰丁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

訓故以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師古曰疑者則闕弗傳師古曰蘭陵

王莽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及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即中令及代趙絳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絀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裏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貴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絀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絀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

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

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關門慶忌膠東內

史李奇曰姓關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

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

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

公李奇曰邑名也皆守學教授章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

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

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

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

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潑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

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

師古曰言所聞師說具盡於此若嫌簡略

任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楮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摠衣

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

蘇林曰丘蓋不言不

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丘也

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

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

師古曰下除官之書也式徵來衣

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宮既至止舍

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

江公世為魯詩宗

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

至江公著孝經說心

嫉式謂歌吹諸生曰

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服

日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式曰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失整駕也式曰

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頴曰庸用也主人禮未畢且

無用也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

言之師古曰於經何所有此言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

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云何曲狗妄改之也式恥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

失據而倒也墜古地字邊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

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

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

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

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

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

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

傳

韓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

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淫

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

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

韜也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

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

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黃生

言之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

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熹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為喻也遂罷竄太后好

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太后怒

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此之於律令也迺使固入

圜擊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

給與也利兵兵刃之利者下固刺毘正中其心毘應手而倒太后默

然亾以復皐後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

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

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友日而事固師古曰言淡憚之固曰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

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

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

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

旃君賴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

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

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

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語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

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

師古曰賁音肥

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

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

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

其人精悍處事分明

師古曰悍勇銳

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

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

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

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

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

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王中尉自有傳

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

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

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

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

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

蘇林曰漢

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下皆類此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

至孫延襄

師古曰延及襄二人

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

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
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
名滿意也與桓
生及單次凡
三人單音善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
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

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
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口聞人姓也
各通漢字子方梁戴德延君戴

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

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

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

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於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

邪徐良旂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

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
榮之字也仁為大鴻臚家世傳

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

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

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

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温呂步

舒師古曰遂謂
名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

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曾畦孟孟為符

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案樂俱事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歿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師古曰中

讀曰仲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

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睦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

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

君師古曰泠音零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

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疏

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師古曰筦

亦管字也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溪惠師古曰姓惠授

泰山冥都師古曰冥音莫零反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

前漢傳五十八
三
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自有傳豐
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官至大司
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
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

文江公啞於口師古曰啞古訥字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

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

輯合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

羊大興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師古曰浸

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

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

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

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春秋又事皓星公爲學

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

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

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爲郎

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

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

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惲蓋

寬饒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



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
 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廼徵周慶丁
 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
 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
 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朱顯師古
音輓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
 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
 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謂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
使者因並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
 內王亥也

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

人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為

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口

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

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以射策乙科為

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

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

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如淳曰卿成太后親

也內卿光祿勳治宮中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二人皆侍中歆

順治十六年刊

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太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賈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

長子

師古曰非成帝師張禹也

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

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

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

師古曰禹

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

哀帝時待詔為即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

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師古曰言

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
 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
 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師古曰鄉百姓益
 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權而議鹽鐵矣
 及至孝宣繇父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
 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
 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
 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
 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
 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

曰謂郡守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

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

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是故漢世良吏於

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

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

龔遂鄭弘召信臣等師古曰召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

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

曰廩廩言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

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師古曰

僻讀曰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

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師古曰火

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數歲

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師古曰郡用次察舉

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

之官也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師古曰下縣四郊為

除更繇師古曰不令從役也更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

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師古曰便坐

事非正廷也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

傳教令出入閨閣師古曰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

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

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

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

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曰文

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

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

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

招懷百姓也勞

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

流民自古八萬餘口

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占音之贖

反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

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

丞以政令得失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

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雲陵師古曰身

為豪桀而役使鄉里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為吏師古曰喜謂愛好也音許吏反武帝

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師古曰因入錢而見賞以官坐同

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

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仕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馮翊以

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師古曰輕其為人右職高職也使領郡錢穀計

師古曰計謂出入之數也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以廉見

察而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言

心思捷疾也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

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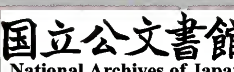
法漢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

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

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

宣帝即位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

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守丞



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知長

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

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隄冬師古曰隄與隄

同積三歲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

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

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

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

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

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百姓皆知也太守霸為選擇良

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

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以贍鰥寡貧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

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蠶畜養去食

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然朝精方能推

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亡陰伏以相

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曰屬

戒也周密不泚漏也吏出不敢舍郵亭師古曰舍止也食於道旁烏攫其

肉師古曰攫搏持之攫音攫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道見之霸與語

道此後曰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

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

有所隱鯨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其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

其識事聰明如此師古曰識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

周何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

而後誅罰紛在成就全安師古曰不欲易也及損傷之也長吏許承老

病聾如許承老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承老雖老尚能

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喜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

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

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文代之公私費耗甚多皆當

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罷

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

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

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隰西人謂補

滿為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効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

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

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

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師古曰鄉讀日響下亦同

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

視鯨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

與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

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
 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帝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
 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
 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
 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鵠
 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鵠也師古曰蘇訖非也此鵠音芬字本作鵠此通用耳鵠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鵠者色黑出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鵠雞者也音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

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嚴通呼為殿不必官中也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
 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鵠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鵠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一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

順治十六年刊

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黷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黜
 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
 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
 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漓薄樸大質也割之則散也並行偽
 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解讀曰懈假令京師
 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
 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
 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
 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
 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

事皆以義法令檢武師古曰檢局也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
 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于以正明好惡天子嘉
 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敝指意霸甚慙又樂
 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
 使高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
 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
 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
 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
 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
 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

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

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

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霸子思侯賞嗣為開都

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迺

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師古曰

日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出師古曰同乘車見一婦人相

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

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

杜陵

朱邑字仲鄉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

苛以愛利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

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

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

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

於繩墨師古曰直讀曰值旬臆約結固亾奇也師古曰約屈也雖有亦

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

師古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

亾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曰魏無知也韋時曰

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氏便以為無知之字非也譬猶謂汲黯為汲直黯豈字直乎且次下句云賴蕭公而後信亦非何之字也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君上所信任也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

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敬言貢

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

共九族鄉黨師古曰共讀曰世家亾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

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亾疆外

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灾朕甚閔之師古

日離亦遭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

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

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

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

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

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

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

亾已師古曰蹇蹇不阿順意也易曰王臣蹇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

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媿辱也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

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亾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

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

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閒讀曰開辟音闕遂曰大王

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亾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

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儼於桀紂也師古曰儼比也得以為堯

舜也王說其諛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師古曰唯

用得之邪言故至亾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亾之機

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

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

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

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為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

傳會昭帝崩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

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

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食

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諄道師古曰諄

乖也音布內反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

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

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

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

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師古曰左右謂側近

相次者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

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

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

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

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師

曰鉤鎌也持兵者迺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

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久心亦疲厭渤海又多劫畧相隨聞

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

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

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

畦韭師古曰每一口即如此種也家二母彘五雞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民

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

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秋冬課收歛益畜

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師古曰菱芡也芡雞頭勞來勸勉也

畜讀曰蓄茨音儉勞音
虛到反來音盧代反

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

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耆酒以

節度不可使

師古曰耆
讀曰嗜

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

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

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

師古曰
還回也

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

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

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

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

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

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

師古曰共
張音知亮

居用反
及下亦同

為宗

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師古曰以壽終
而卒於官也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

師古曰召
讀曰邵

以明經甲科

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

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

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

師古曰言
休息之時

皆在
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

闕凡數十處

師古曰闕所以
壅水音一曷反

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

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

師古

曰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

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

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師古曰視讀曰示其化大

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

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

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

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

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希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

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太

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茹音人庶反廡音舞

晝夜難蘊火待温氣乃生師古曰難音於云反信

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

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

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

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十石率官屬

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第五十九終

前漢書八十九

前漢書卷五十九

三

酷吏傳第六十

前漢書九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

自然是以為德不德務於脩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

信哉是言也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罔嘗密

矣

師古曰謂秦時

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

師古

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

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

沸

師古曰言迫急也本敝不除則其未難正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

快乎

師古曰媮苟且也

言道德者溺於職矣

師古曰溺謂沈滯而不舉也

故

崇禎三年

前漢書九十九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

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道玄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

斲珣而為樸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偽而務敦厚也珣謂刻鏤也字與彫

同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而吏治茱茱不至於

姦師古曰茱茱純壹之貌也黎民艾安繇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言

不在於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言

曰轢謂陵踐也音來酌反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

刻深頗用術輔其資師古曰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

卒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倫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致

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

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上目都師古曰動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

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繇

此重都濟南矐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應劭曰矐音馬矐眼之矐師古

曰音矐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邦都為濟南守至則誅

矐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

畏都如大府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

書問道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

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

侯至貴居也師古曰居怠傲讀與倨同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鷲擊之法臨江王徵詣中尉府

對簿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

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

人間予臨江王師古曰何間隙而私與也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

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也中音竹仲反次下

亦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師古曰就家拜

便道之官師古曰不令至關陳謝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

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

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匈奴患之乃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

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穽成南陽穽人也以即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陵

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涇師古曰操執持也東涇言其急之甚也涇物則

易東操音于高反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

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反成

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

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上召成為中

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武帝

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

死卽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如淳曰以彼重刑將不復

見收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賊之重也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

出關之符也音張戀及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

萬安可比人乎迺貫貲陂田千餘頃師古曰貫貲假取之也賈音吐得反

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師古曰假謂僱賃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

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

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爲周陽侯故因氏

焉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爲周陽也由以宗家任爲卽事文帝景帝時由

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尙脩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

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

必夷其豪師古曰平除之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

之治汲黯爲伎師古曰伎意堅也音章鼓反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法

傷害人也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車中蓐也馮車

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同車之時自處其偏側不均敵也馮讀曰凭後由爲河東

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姓也勝屠公當

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

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繫人也師古曰繫讀曰郤扶風縣也音胎以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

師諸官為吏也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

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然文溪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武

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

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

禹為人廉裾師古曰裾亦傲也讀與倨同為史以來舍無食客公卿

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

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

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淡

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

禹治加緩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徒為

燕相數歲諄亂有罪免歸師古曰諄惑也言其心意昏惑也諄音布內反後十

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

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帝母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

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

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

籍服虔曰敢行暴虐之政師古曰少溫籍言無所舍容也溫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縣無逋事

師古曰逋亡也負也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

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后女也中

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后女也中

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

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

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

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

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

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李奇曰號曰寧見乳

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

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

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

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入南陽師古

曰孔氏暴氏一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

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遷為廷尉史軍數

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

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

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一切皆

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

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鞠窮

也謂窮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郡中不寒

而栗猾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

務以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

自效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後會更五

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廼以縱為右內史王溫

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

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晉灼曰取

矣音趣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闇奉以惡用

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

不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苞至冬楊可方受告

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

治以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

沮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闇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推殺已而試

縣亭長師古曰試補也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

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

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豪傑而性果敢一皆

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於快其意所欲

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

罪也法謂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以故

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

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

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以

崇禎三年春

私馬於道上往

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

連坐千餘家止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

滅師古曰以滅致罪者既沒入之又奏行不過二日得

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

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其頗不得失之勿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其好

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為能選為中尉其治復

放河內師古曰放依也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

猜疑作既害者任用之河內則揚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此

皆猜既者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

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溫

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宅昏昏不辯師古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

職事不舉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

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師古曰鉅

所以受投書也音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

項解在趙廣漢傳及邑落之長以收師古曰伯亦長溫舒多諂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視之

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師古曰

曰謂不居權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師古曰弄

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其治中尉

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

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也氏音丁禮反

靡音武皮反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

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

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

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師古曰謂權貴之家所擁佑故積受取致富者也

溫

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

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

坐以法免

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末有人溫舒請從中尉卒得

數萬人作

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為卒者也脫音宅活反

上詭拜為少府徙右

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

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

孟康曰發兵伐大宛

詔徵豪吏溫舒匿其

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宅姦利事罪至族

自殺

師古曰員騎騎之有正員也

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宅

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

罪至同時而五族平

師古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

溫舒死

家繫千金

師古曰系古累字

尹齊東郡在平人也

師古曰在音仕疑反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

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

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

敝輕齊木强少文

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

豪惡吏伏匿而善

吏不能為治

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

以故事多廢抵

罪

師古曰以職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

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溫舒敗後數

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

穀為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

治放尹齊師古曰放依也以敢擊行師古曰擊而行其治也稍遷至主

爵都尉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

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矜恃也以書敕

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非

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師古曰騫與舉同騫拔取之烏足以驕人哉前

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

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將軍尉佗

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之故以建德得

以東越為援也士卒暴露沛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

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

三組今御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將梁侯三印故二

組也組印綬也失期內額以道惡為解師古曰內額

解謂自解說也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師古曰內額

賈幾何對曰率數百孟康曰侯等為將請官蜀乃詔問賈答言此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

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掖偽干君是五過也師古曰

安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水出葷時欲使之蘭池宮在渭城明日

又不對候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今之不從其罪何如
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
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
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語
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音咸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河東買馬也見宣無害言

上徵為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

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師古曰詆誣也稱為敢決

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為中

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事小大皆關其

手自部署縣名嘗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

繩之居官數年宣切為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

行之難以為經師古曰經常也中廢為右扶風坐怒其

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師古曰郿扶郿令將吏卒

闖入上林中師古曰音中殺信射中苑門師古曰音仲反

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

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

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師古曰音楚楚有段

中杜少師古曰音仲齊有徐勳燕趙之間有堅盧莞主之

嘉靖八年刊

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得死罪時

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師古曰

小群以百數掠鹵御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

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師古曰出為使者督察也猶弗能禁乃使

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

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典之法而斬首大部或至萬

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

廼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

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激賊者沒其命也曰群盜起

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以

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

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

古曰府郡府也故盜賊滯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

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

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

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合太守謁見

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

乘駟馬車至國師古曰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

守尉魏不害與既奇夫泣泣對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

嘉祥六年刊

不言為當塗侯德豫侯晉曰昌蒲侯初四人俱拜

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止

曰女欲不貴矣古曰言女意欲歸不賜之爵也女鄉名為何對

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古曰遺於是賜小史爵關

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

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

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

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

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

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

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

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

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

縣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

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鉏豪彊姦

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

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

叱羣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

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

貯炭葦諸下里物

孟康曰死者歸高里葬地下故曰下里師古曰以數千萬錢為本而貯此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

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

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

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

為僦

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僦謂賃之與雇直也音子就反

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

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

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

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

師古曰為之開通道

路使有安全之地也

延年抵曰

師古曰抵拒諱也音丁禮反

本出將軍之門蒙

此爵位

師古曰延年嘗給事莫府又為大將軍長史故云然也

無有是事光曰即

無事當窮竟

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

御史大夫田廣明謂

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

子寶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師古

曰自謂乞與乞音氣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

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

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

師古曰悻心動也音揆

謝田大夫曉

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

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

其拒諱故不佑之

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

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

獨居齊舍

師古曰齊讀曰齋

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

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

斷頸也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

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

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

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

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

師古曰干犯也

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

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

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

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闕內罪人法至死

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故移宮

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覆音方日反

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

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

為掾宣帝識之

張晏曰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

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

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

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

時郡比得不能太守

師古曰比類也

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

師古曰廢公去而後亂也

大姓西高氏東高氏

師古曰西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

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

師古曰牾逆也音

咸曰寧負

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

師古曰發輒入高放縱也

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
 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
 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心內懼即為兩劾
 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廼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
 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
 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高氏前死
 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
 殺各數千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
 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歛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
 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

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人之為罪衆人所
 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死者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
 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
 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
 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
 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出身不顧以是治
 下無隱情然疾惡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吏書
 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
 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流
 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嚴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其畜伯長也令行禁止

順治十六年刊

十一

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

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忍迺以書諭之曰昔韓

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兔仰

觀人生之意而不甚多殺願次卿大緩誅罰思行此術

獲之喻不妄殺

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言其

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也咽音一千反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莠

苗也莠音誘所生也苗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

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師古曰婁鳳皇下上賢

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

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師古曰比接近也音二反心內不服河南

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

豈鳳凰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

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

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後左馮翊

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

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

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

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又延

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

也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

康輿三十九年刊

前漢書下

十一

師古曰言已濫被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丞義年老頗悖師古曰心思惑亂悖音布內反

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

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斃得死卦

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

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

數事以結延年師古曰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弃市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

蠟節也到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

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

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

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

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

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

正音之盈反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

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

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

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師古曰一門之中五次二千石故總云萬石

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

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頻陽令坐

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元延間上怠於政貴

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師古曰姓紅陽而兄

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子兄弟長少者也而北地

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

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

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師古曰或有自

賕賂報仇讎也相與探丸為彈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彈音徒旦反

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黨與

有為吏及它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

道枹鼓不絕師古曰枹擊鼓也音孚其字從木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

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淡各

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輒輒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又音

綴令音零辟音避歷反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

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

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無市籍商販

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記籍之師古曰凶服危

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

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師古曰飲音於禁反

食讀日飲賞親閱見十置一師古曰置放也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

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

瘞寺門桓東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

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卽華表也 楊

著其姓名師古曰楊杙也椽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榻音竭杙音弋字竝從木 百日後

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塲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

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即反 賞所置皆

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舊處也 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

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財與纜同 皆貰其罪師古曰貰緩也 詭令

立功以自贖師古曰詭責也 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

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耆讀日嗜 賞視事數月盜

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

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

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

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

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

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

汙坐臧懷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

尙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

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

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時辯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

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据音據杜周從諛以

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眾也滯以耗散九

卿奉職救過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

至哀平酷吏眾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

者足以為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形可表明者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

禁姦師古曰汙濁也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湯周

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酷吏傳第六十終 前漢書九十

